

BLIZZARD ENTERTAINMENT

米庫洛夫：英武修會

《暗黑破壞神 III：修會前傳》

Scott Brick

悅納苦痛為客，汝不應長賴久住，惟汝與吾同在，吾必以上賓待之。在此室內，汝只知祥和，且待吾等任務完成，此後汝須離去。時機未到，吾暫將汝視為舊識。

汗水淌下臉龐，年輕侍僧在腦海中吟誦這些話語。他跪在粗糙不平的石磚上，膝蓋劇痛讓人難以專心，彷彿只能感受到疼痛陣陣襲來，越來越強烈，不斷向上奔竄，他奮力想要忽視此般劇痛。就算抱怨也無濟於事，反而會讓情況更糟。抱怨會讓他無法完成任務。他在凹凸不平的地面跪上好幾個小時，劇痛難耐，痛到快忘記考驗的意義，更別說要通過考驗了。苦痛既已變成阻礙，而又無法停止，只能轉移注意力。唯有悅納苦痛，才能超脫苦痛。

「如果師父們能看穿我的想法」，這位侍僧哀悲傷地想著，「我早就失敗了」。伊夫葛洛武僧擁有駕馭肉體的神奇力量，他們面臨壓力時，能壓抑肉體疼痛，到達他人望其項背的境界。師父們告訴他必須萬念俱空，如此一來，不但能順利掌控肉體，也能聽見眾神話語。眾神以風息、雨滴、江流、野獸為媒介，與開竅的武僧交談。奕塔甚至會透過火焰傳話。

但此時此刻，在這廣大漆黑的石室之中，米庫洛夫只能聽見耳中脈動，雙耳似乎同情膝蓋的疼痛而鼓譟著。

悅納苦痛...

他愁眉苦臉，害怕自己永遠無法克服苦痛。世人皆畏懼苦痛，奈何要我悅納？他真傻，竟然以為自己能辦得到。他真傻，明明看到這石室無路可出，他還是走了進來。

伊夫葛洛的傳奇武僧都是出自浮天修院，修院坐落在聖休亞瑞西方大陸苟戈拉森林邊緣的群山之中。在這裡長大的孩子，從小就知道世間寂寞無盡無窮。不管他們為何來到修院，他們都迫切渴望擁有家庭。他們的渴望讓他們更加團結，讓他們學會敬重同道。簡單的渴望讓他們團結一致—希望有朝一日成為修會的武僧。如果侍僧悟性不足，就會被迫離開修院，這對他們而言無疑是晴天霹靂。可是修院會給他們最後一次機會：讓他們克服肉體極限挑戰。成者，展現前所未見的訓練天賦，獲得重返修院的權利。敗者，永遠遭到修院放逐。

師兄葛切夫曾折磨米庫洛夫多年，最後葛切夫無視修院紀律，冥頑不靈、無動於衷，讓眾武僧對他施行試煉。奉命接受挑戰那天，寒風刺骨，修院給他的糧食又少得可憐。這個年輕侍僧一臉淒苦恐懼，他

叫米庫洛夫不用指望他能活著回來。從此之後，修會中再也沒有人聽說過葛切夫的消息。米庫洛夫本來很高興葛切夫終於離開了，直到他發現自己也因為犯上而將要面臨相似的試煉。

修院大門敞開，葛切夫漸行漸遠，消失在荒蕪的遠方。同一時刻，米庫洛夫看著維德寧師父年邁乾癟的老臉。這位武僧身著老舊長袍、蓄著白鬚，頭頂光滑，跟其他武僧如出一轍。修會以愛好寧靜祥和聞名，維德寧之所以格外出眾，就是因為他律己甚嚴。米庫洛夫想起那揮之不去的恐怖回憶。「愚蠢至極。」維德寧厲聲斥責。維德寧雖然句句滲毒、聲聲輕蔑，卻還是語調平淡。「儘管你動作靈活，反應敏銳，卻只是一介傲慢軟弱的莽夫。你只看見自身遭受的輕慢及挫折，對眾神的話語充耳未聞。你的行為將會讓自己及修院蒙羞。」當維德寧不屑地看著葛切夫離去，米庫洛夫又再次聽到他這番話。這位老僧顯然迫不及待要讓米庫洛夫踏上師兄後塵。米庫洛夫的直覺及先見之明都告訴自己，等到時機成熟，維德寧也會派他接受試煉。

在那個時候，米庫洛夫發誓自己絕對不能失敗。雖然他還年少，卻要善用在修院的剩餘日子，不斷鍛鍊自己，準備面對在劫難逃的苦難。

在武僧的教義當中，每個人都是活生生的武器，可是，如果只仰賴單一的力量來源，無疑是種愚行。教義認為武僧的真實力量源於自律及精氣。所以修院要求侍僧精通三大：「心之力」、「兵之力」，以及最為強大的「靈之力」。武僧必須心境空明，並通過考驗，才能獲得眾神賜予的神力。三劍齊備之後，即使武僧手握凡兵，也能將其化作平衡心靈的延伸利器。米庫洛夫發誓走向相同道路。

從他們學會走路那天起，修會的侍僧就跟著武器一起長大。米庫洛夫特別偏好拳劍，一種單手就能揮使的短劍。執劍在手，讓致命劍鋒穿過指縫，直接從拳中鋒芒畢露。雖然米庫洛夫一開始因為維德寧的懲罰，對這兵器沒有好感，可是他馬上就對拳劍愛不釋手。米庫洛夫本來打算選擇弓作武器。

「弓適合遠攻，近戰時幾乎毫無用武之地。」那位老僧不屑地說道。

米庫洛夫不認同他的說法。弓能讓他跟敵人保持距離，讓對方沒有機會靠近他。

維德寧提出反論，表示正是因為適合遠戰，弓才會是弱者所好。

老僧不只要嘲諷米庫洛夫，更要趁機在所有人面前羞辱他。維德寧命令米庫洛夫拿起弓跟兩支箭，自己則是走開十步，然後雙臂又在胸前站著，長袍的寬袖遮住他的雙手。「在這樣的距離下，你會用什麼武器攻擊我？」他問道。

米庫洛夫舉起了弓。

「放馬過來吧。」

米庫洛夫站在其他侍僧面前，聽到維德寧話氣一變，就知道這已經從挖苦變成試煉。他搭箭上弦，雙眼依舊盯著維德寧。維德寧一隻手在袖中微動，就讓米庫洛夫手中箭桿猛然斷裂。

維德寧向前走去，將兩人間的距離縮短到五步。「在這樣的距離下，你會用什麼武器攻擊我？」

米庫洛夫連忙伸手去拿剩下的箭。

「弓箭需要準備時間，」維德寧說道。「但心靈瞬息萬變。」維德寧的下一招巧妙無比，米庫洛夫還未反應過來，手中的弓箭便應聲炸裂。其他侍僧哈哈大笑，米庫洛夫不禁面紅耳赤。

老僧現在只有一臂之遙，他揚揚得意，故意屈尊俯就地問道：「請問在這樣的距離下呢？」

米庫洛夫怒目相視。「只能赤手空拳。」

雖然維德寧年事已高，下一擊卻出奇俐落。他亮出一把拳劍，刀尖及鋒利刀鋒直逼米庫洛夫眼前，彷彿連空氣都能斬斷。

「試試拳劍吧。」維德寧低聲道，只有米庫洛夫聽到這句話。

儘管米庫洛夫在這堂課受盡羞辱，可是他極為聰明，立刻就體會了箇中道理。他處變不驚，且平衡感極佳，配合拳劍，戰鬥時難逢敵手。大家常常聽到他在訓練場苦練，最後終成拳劍大師。

可是他卻無法駕馭心之力及靈之力。

只是頌唸祕法卷軸上的真言，並無法駕御真正的神力。這個歷史悠久的修會相信萬物皆蘊藏眾神之力，或顯或隱。神力流奔於世間萬物。宗座是伊夫葛洛眾神在塵世的喉舌，浮天修院的武僧畢生鑽研武道，就是要感受世間萬物之力，操控神力為宗座效命。

有一天米庫洛夫正在猛擊木樁，模擬對抗敵之戰。在旁人眼中，他的拳劍快若電光，難以看清。米庫洛夫專心致志、毫無旁騖，下意識使出心之力，與眾神之力產生共鳴。雖然只是偶然之舉，僅得到些微心之力，但當他的拳劍擊向木樁，他不再只是使用蠻力。米庫洛夫的拳劍乍現藍光劍氣，震波讓幾個圍觀者應聲倒地。餘勁繼續推展，在修院牆上留下劍痕。此景嚇壞了兩個孤兒，連忙跑去通報年邁的諸位師

父，但這只是多此一舉。浮天修院的武僧天天靜坐冥思，感受周圍萬物，等待眾神天音，絕不可能錯過這麼明顯的神能乍現。

米庫洛夫已經嫻熟駕馭兵之力，也充分掌握心之力及靈之力，可做出驚人之舉。他知道自己很快就會面臨試煉。維德寧現身時，臉色凝重，看著訓練場上的米庫洛夫。米庫洛夫瞭解他的猜測已經成真。

在往後的日子裡，米庫洛夫一再追求極限，想掌握新發現的能力，以便隨心駕馭這種神力。

一旦他全身貫注於想達到的效果，就能更迅速準確的使用神力。他在初試啼聲時笨拙陌生，而且瞬現即逝，實在讓人難耐。如果神力是實體兵器，他早就脫手失去這個兵器，讓它摔落在地。雖然如此，這些經驗也讓他學會如何汲取、引導，甚至強化神力。

他擬出精益求精的計畫，然後便展開嚴酷的訓練。

一心想著你的需求，透過劍身釋放神力。專注在要件之上。專心致志；運用渴望釋放心之力，充斥每一絲肉體及靈魂。

雖然成效有限，成功幾次之後，他領悟到關鍵不僅是專注力。

你必須專心致志，但不可操之過急；不急不徐，堅定不移。

他總是提醒自己，神力乃是眾神恩賜，不得焦急催討，否則將會徒勞無功，冒犯上蒼。

眾神會視你所需，適時賜予神力。你的職責很簡單，就是注意眾神所挑選的時機。

初成者試煉的安排細節，仍舊是修院嚴加保守的最高秘密。敗者立刻逐出修院，成者人數甚少，而且都離群索居，鑽研武道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好奇又年輕的師弟師妹根本無從請教。

儘管如此，還是流出了一般規則的消息。

受試煉者要挑選單一武器—對米庫洛夫來說，這根本不成問題，拳劍是他的不二選擇。除此之外，師父會在卷軸上親筆提寫一道真言，讓初成者隨身攜帶。這道真言的本質取決於初成者的決定。雖然米庫洛夫絞盡腦汁，卻久久無法選定。他每晚輾轉難眠，費心思索這個似乎永遠無解的問題。

什麼真言能幫我保住性命？

最後，他不是憑著深思熟慮決定，而是因為恐懼而做出抉擇。

他站在浮天修院的諸位師父面前，要從眾多卷軸中選擇。因為那時尚未日出，卷軸在火炬下散發光芒。有些卷軸篇幅極長，有些卻比小指頭還小，還有少數以精細佩章璽封的卷軸。

「試煉的目的，」維德寧說道（給予試煉的自然就是維德寧），「在於證明你能否將心之力、兵之力及靈之力奉獻給眾神。讓你不再妄自尊大，在眾神的祭壇前謙卑欠身。」他故作親切，擠出微笑，可見他對這位初成者幾乎不抱任何希望。

當米庫洛夫猶豫不決，他感受到諸位師父內外夾攻地在評斷他，一切擺盪不定、讓人心驚。他最後一掃猶豫，選擇當時最理所當然的選擇：治癒真言。

除了羊皮捲軸，他還拿到一張折起的令紙，上方加以修院蠟印璽封。他得到的指令很明確：七天之後，打開這張令紙。在此之前，他必須先默禱並靜坐一週，為試煉做好準備。惟有在第八天日出之時，他才能拆開璽封，接受下一道指令。

米庫洛夫在黎明時分離開這座神聖修院。他憑直覺邁步走向東方，深入包圍伊夫葛洛的崇山峻嶺。他身上只有卷軸及令紙，腰際配有收入劍鞘的拳劍。不帶任何食物，因為他必須禁食整整一週。身上也沒帶水，如果連設法止渴都做不到，那這個人根本不具備浮天修院武僧應有的智慧。

如果他在試煉的第一週找不到水，那也無妨。他將會失敗，甚至死去，無緣聽到眾神天音，更沒機會達成眾神的要求。

在祥和寧靜之中，他展開第一週的試煉。米庫洛夫將尋水視為第一要務，所以沿著陡峭山壁的邊緣前進。多年以來，他都從僧房窗戶望向此地，這座山脈最終會與克拉山交會，通向南方。他自信滿滿，認為山腳一定有水。原因無他，只因水往低處流。

師父曾經告訴他，結合知識、本能及直覺，就能聽到眾神的話語。米庫洛夫的信心果然沒有落空。他在山腳下找到一座小湖，湖水深遂但水質清澈。潺潺細流從眾多岩石流出，匯集成這座小湖。米庫洛夫先朝著這份厚禮的方向敬拜，然後他走到湖邊飲用湖水，擺脫跋涉一日的疲倦，重新振作，準備迎接往後的一週。他很高興這麼快就找到了用水，因為他知道水是這場試煉的最大關鍵。此時正值酷暑，他最需要的就是水。

他在湖邊尋找歇息之地，因為飲水思源，心存感激，他認為不應遠離眾神的恩賜之水。

他知道山區天黑得很快。在山壁突出的大石下，他找到一片比較沒那麼硬的土地。他認為這也是恩賜，在躺下歇息之前，他也對著此處敬拜。

他四處探路，擬定往後六天的路徑。他走向湖邊，洗去前一天的勞苦困頓。此時是一年中最高溫的月份，就連夜晚也悶熱難耐，就算全身不動，也會渾身大汗。米庫洛夫希望在追求眾神之道的過程中，可以每天保持乾淨清爽。晨光最微弱之際，他走進水中，讓身體完全沉入。盡可能閉氣，越久越好，默禱祈求眾神接納他。在往後每天黎明，他都沐浴淨身，一再默禱。

他期待在冥想的沉著靜謐中度過每一天。他感受到全然寧靜及祥和，沒遇到需要克服的障礙，也沒見到必須擊敗的野獸。在這段獨處時光，時間彷彿靜止，他未曾開口說過一句話。

可是這一週絕不可能平靜度過，因為葛切夫來拜訪他了。葛切夫一如往常，還是大呼小叫。

第四天日正當中，暑氣逼人，他的孤兒師兄首次對他開口。米庫洛夫在水源地旁的歇息之地附近冥想修練，頭上突出的大石能提供幾小時的遮蔭，就算正午時分亦然。他知道只要在陽光直射下曝曬越久，就會耗費越多精力。他只在必要時離開遮蔭，走向湖水，補充日夜高溫下體內流失的水分。雖然他小心謹慎，可是他很快就感受到緩慢脫水的影響。

此時，米庫洛夫首次感到憂慮，開始懷疑自己，他聽到那嘲笑的聲音。

「連我都失敗了，你憑什麼覺得自己會成功？」

米庫洛夫張開雙眼，凝視遮蔭之外。歇息之地對面，陽光直射之下，葛切夫張開雙臂躺在地上，身上穿著他離開修院當天所穿的服裝，看起來毫無改變。他明明在山中待了好幾個月，應該看起來衣衫襤褸、骯髒不堪才對啊。可是他輕鬆地躺在地上，對於高溫似乎漫不在乎，然後若無其事地打量米庫洛夫。

「我在這裡度過第一天時，我也是狼狽不堪，再也無法保持愉悅心情。可是現在看到另一個蠢蛋想要活著撐過這地獄般的一週，讓我真想放聲大笑。」他揚著眉，似乎很失望地看著米庫洛夫。「我是說真的。」他補上一句。

米庫洛夫太過驚訝，所以他差點驚呼出口。

他並未立誓要沉默不語，只是唯有在靜默之中，才能聽到眾神話語。所以儘管對方嘲弄他，米庫洛夫還是悶不吭聲。他只是看著葛切夫，汗水刺痛他的雙眼。這個年輕侍僧應該早已不在人世。

他究竟是人是鬼？葛切夫外貌毫無改變，而且無聲無息地出現。米庫洛夫認為對方只是他想像出來的幻影，高溫及孤獨所造成的幻覺。

葛切夫繼續說下去，這時他不再語帶嘲諷。葛切夫的這番話觸動米庫洛夫深藏內心的恐懼，讓他震驚不已。葛切夫漠然說道：「我們沒有人成功過。過去所有初成者都沒有通過試煉。將來也不會有人通過。」

原本以為只是忍受數日飢餓，想不到變成數日的自我懷疑、內心煎熬，葛切夫的嘲笑讓米庫洛夫的感知日漸衰弱。葛切夫不斷重複那番話，言外之意讓米庫洛夫心中湧起一股衝動，想要立刻拆掉蠟封，提早進行試煉，或是把還沒拆封的令紙撕成碎片。米庫洛夫鋌而走險，遠離他休息的石蔭及湖水，可是葛切夫總是如影隨形。米庫洛夫努力想保持清醒，對方卻是憂傷地嘲笑著他。

這些天來，那些嘲諷及質疑在他心中形成一個極有可能的推論。浮天修院的師父們從未拔升任何年輕力壯、桀敖不馴的侍僧。侍僧永遠無法成為武僧。那些師父只是隨心挑選接受試煉的侍僧。順從的侍僧完成修練，充當免費勞工，直到他們變得無法控制，修院就利用死亡試煉除掉他們，然後再用新一代的受騙信眾取而代之。難道浮天修院過去數百年來都是如此嗎？

米庫洛夫發現自己無法克制心中恐懼。開始臆測根本不存在的凶兆及詭計。他努力回想成功通過試煉的孤兒，想藉此反駁這些疑慮，可是他想不到任何成功的例子。據說通過試煉者會被送往別處，跟他們過去的夥伴分隔開來，好讓他們可以不受干擾，鑽研更高妙的玄理，這也是他們日後苦修的獎勵。

葛切夫的言外之意聽起來很有道理。

「你真愚蠢，米庫洛夫。」他說道。「你只是一介傲慢軟弱的莽夫。你外出冒險，卻無法成為武僧。他們只會引你走進無名荒塚，讓你跟師兄共赴黃泉。」

這些不祥的宣言，讓他想起維德寧無數次的預言，說米庫洛夫的行為終將自取其辱，甚至讓修會蒙羞。他看到眼前一塵不染的葛切夫，無情師父的話語也不斷在他耳際迴響，可是他還是選擇相信修院。他們的勸誡讓米庫洛夫心生恐懼：他不怕死，只怕死後成笑柄。這個即將成為武僧的年輕侍僧決定將葛切夫視為幻覺，因為他這週都得在山中獨處接受試煉，所以才會想像出這個同伴。

他的嘲諷其實來自我內心的恐懼。

然後在最後一天，只要葛切夫一開口，米庫洛夫就會鐵著心對抗他。葛切夫笑他徒勞無功，可是米庫洛夫安慰自己只是太熱太痛苦，而且心生疑慮，才會出現這種幻覺。在他接受試煉的第七天，米庫洛夫還是將葛切夫視為幻影。

可是這個年輕侍僧將會救他一命。

米庫洛夫滿心期待隔天早晨到來，因為他將會拆開蠟封接受新指令。他越期待，就越想要在第一時間掌握自己的命運。山頂比山腳更早天亮，因此他會在那裡迎接第一道曙光。雖然爬上山頂是趟艱苦的旅程，但只要能提前幾分鐘結束他的苦痛，再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於是他踏上了旅程，太陽已經過了最高處，可是高溫依舊，而且似乎更加燦熱。他還是繼續攀高而上，打算趁著白晝登上山峰，在更接近眾神的地方默禱冥想，度過最後一夜。他不擔心用水，因為他沿著歇息之地湖水的源頭細流上溯。

葛切夫不放過任何機會，一直批評米庫洛夫太過倉促，根本毫無準備。

米庫洛夫本來很有自信能在登山過程中取得水源，可是他經歷連日高溫及疲勞，舌頭因口渴而腫脹，讓他想要打退堂鼓。可是回頭一看，卻發現自己已經接近山頂，回頭路反而更加遙遠，所以他決定加緊腳步。

「幹嘛這麼拼命？太可笑了。」

米庫洛夫的呼吸急促，根本無心理會討厭的夥伴。

「你只會讓自己死得更快。」

每塊石礫都可能讓他扭傷腳踝；每條石縫都可能困住他的腳。

「你這樣只是白費工夫，反而成了眾神的餘興節目。」

日曬及疲勞讓米庫洛夫變得非常虛弱，周圍地形又十分險峻，一旦失足受傷，跌斷骨頭，就必須提前使用治癒真言，等於被迫空手面對更重大的試煉。

「一千零一神根本只是無能的廢物。」

這番褻瀆眾神的話簡直不可饒恕，米庫洛夫聽到後忍不住想發洩怒氣，可是他想起維德寧連禱的勸戒：眾神存於萬物，存乎實體、存乎心靈。若真是如此，那眾神也存在於米庫洛夫的盛怒之中，讓他找到想對葛切夫怒吼的新力量。他應該要導正善用這種力量，不應該浪費在幻影身上。切莫吞忍，切莫捨棄，感受盛怒，善用盛怒。

米庫洛夫獲得全新力量來源，驅策自己繼續前進。

夜幕低垂時，他終於到達山頂的岬角，岬角盡頭是懸崖峭壁。他虛弱無比，無暇好好尋找休息的地方。他眯著眼睛，強忍雙眼灼痛；害怕自己會跌落山崖，所以幾乎是爬著遠離邊緣，然後立刻癱倒在石地上。

醒來時，已經身處寒冷的漆黑之中。他感到關節僵硬，發現自己一直保持同樣的姿勢不動。他試了幾次才終於睜開雙眼，結果又看到葛切夫坐在附近的岩石上。葛切夫搖著頭，非常難得地保持沉默。當曙光初露，東方地平線出現柔和藍光，米庫洛夫想要站起來，可是卻徒勞無功。不管他再怎麼閉目養神，也無法回復體力，他已經筋疲力竭。米庫洛夫躺在夜空之下，思忖自己的處境。太陽很快就會出現在地平線上，可是他已經毫無知覺了，彷彿靈魂已經出竅。每天早上，他都覺得如釋重負，可是這次他卻感受不到那種熟悉的感覺。這不是個好現象。他的身體欠缺在山區存活所需的水分。面對這些嚴峻情況，他已經敗下陣來，腦海中不斷迴響著維德寧的詛咒：在你大展身手之前，你就會先失敗了。米庫洛夫此時也暗自詛咒著自己。

「他說得對，」葛切夫表示贊同，說出米庫洛夫心中的那句話。「你真是愚蠢。」

米庫洛夫的怒氣再次湧現。他巴不得看到我失敗。米庫洛夫心想，但他再次成功引導怒氣。雖然全身疼痛，米庫洛夫還是靠著盛怒站了起來。當他起身時，黎明曙光映照在他的眉間。

他靜止不動，等待暈眩感消失，然後往下一看，發現自己早就把折起的令紙捏在手中。這七天來，他都把令紙放在外袍口袋。他不記得自己曾把令紙拿出來。他的手指不斷顫抖，好不容易才把手指塞進折

疊處拆開壘封。只是拆開區區蠟塊，竟然如此大費功夫，讓我不禁感到慚愧。他閉上雙眼又張開，然後攤開令紙，閱讀紙上的內容。

進去。

米庫洛夫已經精疲力盡，連憤怒都感受不到了。令紙上只寫了這些？這究竟有何含義？「進去」根本不算指令，這一定是弄錯了。修院師父搞錯了，誤拿要交給侍僧的日常指令，把真正的試煉令紙給了別人。也許此時此刻，他的同門侍僧本來想看看每天打雜的指令，卻發現米庫洛夫荒野試煉的詳細指令，並對此感到驚奇不已。這個想法太過荒謬，實在逗人發笑。這道指令逼得他想要大肆發洩情緒，在這山峰上放聲苦笑。米庫洛夫心中湧現想要大笑的衝動，可是他把它壓抑了下來。如果他笑了出來，只會讓葛切夫稱心如意。

他不敢冒犯眾神。這則訊息絕不可能是誤拿。他陷入深思，這個詞跟現況有什麼關聯？他一定忽略了什麼東西。

進去。

他想到一個問題：「進去哪裡？」就在此時，米庫洛夫的目光落在一個看似洞口的地方。在對面山頂往下五十步的岩壁中間，出現一道洞口，洞口從山壁突出，上面有著精雕細琢的拱門，約一隻手臂長。洞口彷彿在呼喚著他。

進去。

修院師父怎麼可能知道會爬上山？他們根本沒有指示他行路方向。自從他奉命出發後，他都是憑著本能行動。

這時米庫洛夫不禁想到小時候維德寧對他說過的話。本能者，實為眾神之冥冥天意。難道他的這趟旅程是授意於冥冥天意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師父們理當受到眾神指引，雖然他們不知其中機緣，還是寫下這道簡令。這代表這位初成者已經進入真正的試煉。

洞口不會解答他內心的疑惑。晨光開始落在他身處的山坡上，周圍的石塊開始升溫。在他看來，這一天的陽光只會更加毒辣。不管那個洞穴是上天注定的試煉場，或只是盲目的偶然，米庫洛夫知道就算洞穴裡空無一物，至少也可以躲避高溫。

他筋疲力竭，疲勞及意志在體內不斷交戰。米庫洛夫笨拙緩慢地走下山。與其說他憑著意志力下山，不如說是靠著重力跌下山，一步步走向洞口。米庫洛夫不知道在黑暗中有什麼在等著他，傾身向前，讓洞穴將他吞沒。進去。

在昏沉朦朧之中，他心想葛切夫為何沒跟上來。

當他走進洞穴深處，周遭的事物讓他難以置信，洞穴裡怎麼會有通道？這些是挖鑿出來的通道，不對，應該是用山脈中的巖石精雕細琢而成，這實在讓人難以理解。他現在深入洞穴，卻依舊能看到身邊景物，這更是讓他百思不解。他起初順著粗糙石階向下走，他覺得光源是上方透下的日光。可是當他向下走了一百步後，他知道絕非如此。就算山頂上的陽光再強烈，也無法如此深入地底。就算山壁上有豎井或裂縫，也不可能這麼明亮。最後，米庫洛夫眼前出現一條又長又平坦的通道，他發現所見事物跟先前的猜測截然不同，這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奇景：通道巖壁散發柔和光輝，而且光芒是從壁面之下透出來的。

這是什麼東西？米庫洛夫自問。他觀察周圍的巖壁，這些光芒確實在巖壁下流動著，宛若血液一般。這些光芒以穩定的節奏移動，跟他的心跳同時脈動著。

我到底在無意間來到什麼地方？

米庫洛夫自問，至今所見一切，是否都是眾神的安排。我知道眾神會透過自然及人為的徵兆，向世人展現天意。甚至應該說，眾神存於萬物之中。他心裡這麼想著，而從巖壁中透出的光芒，彷彿也訴說著自己是眾神的傑作。這些顯然是人造的階梯和通道，應該也是眾神意志的體現。米庫洛夫無法反駁眼前事實，他停下片刻，思索著這些物事所透露的訊息。

他很難專心，因為他口渴難耐，思緒不斷被打斷。就算只是一動也不動地站著，疲累的大腿還是抖個不停。這七天七夜來，他損耗太多精力，不只身體難以負荷，對心智也影響甚鉅。就算他費盡心力壓抑不適，還是無法專心思考。

米庫洛夫這時想到了葛切夫，這傢伙怎麼沒跟他進來。他越努力思索眾神的旨意，就越不在乎葛切夫。這傢伙一直要讓他灰心喪志，而且樂此不疲。眼看這位初成者困惑不已，功敗垂成，葛切夫怎麼會放過嘲笑他的大好機會呢？

米庫洛夫轉頭向上看去，石階頂端透著忽隱忽現的日光，他剛剛就是從那裡走下來的。米庫洛夫伸長脖子，目光穿過突起的巖壁，終於看到那個喜歡折磨他的師兄。他的師兄肅穆地站在那裡，沉默地望著他。不諷刺、不嘲笑，也不挑釁，只是沉默地守在那裡。葛切夫似乎在戍守石階，不讓外人跟米庫洛夫一樣誤入歧途。

或者他只是要擋路，不讓米庫洛夫重返日光下的山野？

米庫洛夫看到葛切夫高高在上，發現自己已經深入山洞的黑暗深處，讓我不禁害怕起來，揮手示意要葛切夫跟上。他用手指著通道暗處，要師兄繼續跟他同行。

葛切夫留在原地，搖著頭，對米庫洛夫說道：「這是你自己的試煉。」這番話就像對米庫洛夫當頭澆下一盆冷水。「我不能再跟你走了。」

米庫洛夫胸口為之一窒，轉身面向前方。他再次專心研究巖壁後方若有生命的光芒。那種脈動節奏輕柔，讓他覺得自己不僅看到，也聽到這些光芒。米庫洛夫觀察這個現象，感受這個節奏引導自己走向通道盡頭。雖然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徵兆，可是他很清楚所見為何：顯然是天意在引導他向前走。米庫洛夫奮力移動四肢，舉步維艱地走向黑暗深處，跟隨召喚他的脈動光芒。

米庫洛夫本來預期前方會出現地下迷宮，或是危機四伏的大墓場會將他吞沒，結果卻發現自己身在空曠石室的入口，房內鋪著石磚。這石室雖然位在山脈深處，沒有其他出入口，卻依然輝映著色彩斑斕的光芒，而且均帶有紅光色調。石室內的紅光擁有各式各樣的濃淡色度，米庫洛夫從沒見過這種光景，也根本無從想像。石磚縫隙生出地衣綠苔，襯托並突顯紅光。紅光充斥在彩光之中，灼耀的光芒開始在巖壁中脈動。

這就是我的試煉嗎？這裡根本空無一物。

當米庫洛夫舉步走進石室，身邊立刻響起葛切夫的聲音。「你就這樣毫無防備走進沒有出路的石室？」

米庫洛夫不禁回望來時路，可是他知道葛切夫並未跟來。這聲音來自心中，是他心中的恐懼之音。

他用他所相信的真實與這份恐懼抗衡。他相信這一切都是眾神給他的徵兆，他現在絕不會打退堂鼓。米庫洛夫大膽踏上石室的石砌地板。

他身後並未降下鐵柵，室內也未遭到洪水淹沒，巖壁也未向他逼近。相反的，巖壁中蘊藏的能量熠熠生輝，以規律節奏脈動著。在進入石室的瞬間，指示前行的脈動立刻停止。這裡就是眾神揭示的旅程終點。

可是他來這些做什麼？

他靜靜等待。雖然岩壁脈動提醒他時間的流逝，他還是不知道自己在這裡站了多久。時時刻刻，分分秒秒，毫無變化，實在令人發狂。米庫洛夫順從本能，追尋眾神的意志，可是他現在精疲力盡，困在這死胡同之中。他的心跳漸漸增快，血液再次流過太陽穴。憤怒讓他察覺到時間的流動。他彷彿已經站在這裡一輩子。他灰心喪志，想要立刻奪門而出。

可是他還是留了下來。他省視內心，看到自己灰頭土臉地回到修院大門，看到維德寧迎接自己時那張輕蔑的嘴臉，就算要他在此虛擲餘生，他無法回去吞忍這般奇恥大辱。眾神將會發聲，只是時機未到，這不是小小的初成者所能窺探。

他周遭的光輝陰鬱暗淡。汝須等候眾神決志。這句勸戒的意思似乎就是「靜止不動，等候天意」。

米庫洛夫一直都缺乏耐心。他吃力地屈膝跪地，在地板上展現順從的姿態。衰弱的身軀難以承受雙膝劇痛；他喃喃自語，平復心靈，超脫苦痛。悅納苦痛為客，汝不應長賴久住，惟汝與吾同在，吾必以上賓待之。

米庫洛夫待在石室之中，彷彿度過了千秋萬代。形勢漸漸對他不利。陣陣疼痛讓他神智不清，讓他牢牢困在地上，心神無法上達天聽。斗大汗珠流入雙眼，涔涔大汗滴在赤裸的雙膝；他長跪在地，劇痛及汗水讓他分心，打斷巖壁內祥和的節奏。那平穩的脈動彷彿變成葛切夫的嘲弄。米庫洛夫深陷於永無止境的單調世界：巖壁內脈動的光芒、烏黑發亮的石磚、磚縫間滲出的水氣、搖曳不定的青苔。

搖曳不定？

米庫洛夫眨著眼，試著回想不久前所見事物。沒錯，這石室本來一成不變，令人壓抑欲狂，如今卻發生了細微變化。他迫切想找出有何變化。

當他一開始跪在地上的時候，那纖弱的攀附植物是否就在搖曳了？就算如此，那又怎麼可能？室內根本毫無風吹，何來草動。

米庫洛夫定睛看向地衣，確認無誤。我進來的時候，這些地衣並未飄搖，他很快就找到懸掛地衣晃動的原因。

幽暗虛幻的煙霧從磚縫間溢出，在他頭頂盤旋繚繞。這煙霧如此稀薄，只要吹口氣就會散去，卻帶著實體感與威脅感。米庫洛夫發現煙霧中產生細微波紋，跟巖壁中脈動的光芒相互共鳴。

眼前出現不可思議的景象。這陣煙霧彷彿汲取彩光能量，逐漸成形，霧氣中不明物事開始腐敗，感染四周。

石室內出現全新的混合彩光，黃綠藍光彼此交雜，各自帶有病態的陰影。色彩不論有何形態，全都互相滲透混雜。米庫洛夫看著這瘟疫漸漸成形壯大，試圖釐清眼前這惡形惡狀的物事為何：那是個鬼瘡。這團詭譎多變的霧氣中心已經超乎米庫洛夫的認知。霧氣中心看似空無一物。那是一個傷口。米庫洛夫的呼吸變得急促，一道狹長的傷口浮在空中。這個景象衝擊他的感知及期待，因為這根本不成人形，也不像畸形的肉團，更不是雲霧般的幻影。相反的，那是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傷口，就這樣浮在半空中。可是並無人體或血肉來承載這道傷口；彷彿是空氣遭無形的武器無情砍擊，才會留下這道傷口。究竟什麼樣的武器才能留下這種撕裂傷，將手下意識地伸向佩帶在腰際的拳劍。

米庫洛夫站立著，無法動彈，他的手懸在拳劍劍柄上方。這道傷口跳動著，鬼瘡欲破。米庫洛夫渾身精力耗盡，眼前物事讓他不知所措，備感威脅。雖然這已超乎他對現實的認知，這道傷口顯然具有生命，是一種神秘生物。空氣彷彿遭受利刃猛烈砍擊留下傷口，這傷口也猛烈衝擊米庫洛夫僅剩的理智。

當那個幻影開始移動，米庫洛夫向後退開。他看得極為出神，心中也極為反感，因此渾然未覺自己已經落入陷阱，反應遲鈍。等到想通其中環節，米庫洛夫就用右手緊握拳劍，朝著那鬼瘡攻去。他發動攻擊後，鬼瘡飄浮的高度開始改變，因應這位年輕侍僧的動作，或進或退，與那把拳劍跳起可怖之舞。那鬼瘡一下佯攻，一下退縮，米庫洛夫反應不及，讓自己陷入非常不利的困境。那個鬼瘡現在擋住門口，堵住唯一的出路。

米庫洛夫四處查看，確認石壁沒有再滲出這種怪物。他的腿部、背部及肩部劇痛難耐，他的力氣及精力有限，眼看就要消耗殆盡。浮天修院的武僧絕不會陷於困境。師父教導他們的高徒要尋找生命問題的

解答，而不是身陷僵局。他必須在精力耗盡前通過這場試煉。這鬼瘡竟敢威脅我，不可饒恕。米庫洛夫這麼想著，同時朝著石室出口猛衝。

那個幻影讓他功敗垂成，不光只是擋路，同時還衝向米庫洛夫，對他使出一計重擊。那個生物用整個身體朝他撞去。那個鬼瘡的觸感濡濕熱燙。這位初成者盛怒難息，自己竟中了對方出其不意的攻擊。雖然他在最後一刻想要閃避，臉頰還是撞了上去，然後感受到黏稠濡濕的液體流到頸部。他擔心自己已經遭受感染，心頭不禁一震。他抓住披在肩上的外袍，抹去那惡臭液體，可是灼熱感仍未消去。他往後一退，全身似乎都已受到感染，那血污的病菌在皮膚上擴散，甚至從他平直油膩的頭髮滴下。他倒在地上，不斷掙扎，後知後覺地舉起拳劍，阻擋後續攻擊。他馬上就覺得自己很愚蠢，剛剛為何不用武器迎戰？

他現在要修正錯誤。他奮力站起，衝向那邪污的鬼瘡。可是那鬼瘡反擊的速度太快，雖然米庫洛夫早有準備，還是只能以最簡單的方式攻擊：奮力劈砍鬼瘡，可是卻無法使出神力。米庫洛夫驚懼不已，無法專心致志使出靈之力。他從未如此迫切需要召喚靈之力。

當他手忙腳亂後退，準備迎接下一波攻擊時，他估算攻擊後的效果。雖然未發揮全力，似乎還是有些效果。那個鬼瘡晃動了起來，並且開始萎縮。可是那飄浮空中的鬼瘡隨後又變得更巨大，而且在看不到的地方滴著血，灑在石磚地面。米庫洛夫驚恐地看著那鬼瘡，眼前的鬼瘡血流如注，痛苦萬狀，不斷變大。血液奔流過太陽穴，上一波攻擊引發的激動情緒尚未退去。他知道現在就是機會，現在鬼瘡停止動作、壯大身形，他必須再次趁機攻擊！他用拳劍再次向前刺擊，這次他專心召喚他所需要的神力。

這場重要試煉的目的顯然就是要測試他對神力的掌握，以及應變能力。在試煉之中，這場對決非常重要，他能藉此向師父們展示能力，證明自己有資格繼續鑽研武道。一千零一神在上，他一定要證明自己的能力。

可是他感到很羞愧，自己並非馬上就通過試煉。儘管他在浮天修院的訓練場上對神力駕輕就熟，現在可不再是訓練。專心致志。他督促自己。專心釋放神力。他不顧一切，迅速回想召喚神力的步驟。專注於發動要件，專心致志；藉由渴望，從全身上下釋放神力。他實在太需要神力，完全忘了這過程急不得。他必須不急不徐，專心致志。因此他的攻擊變得平凡無力，毫無神助。

至少在最後一刻前都是如此。最後這個鬼瘡終於壯大身形，再次發動攻擊。米庫洛夫害怕對方反擊，反而藉此發揮神力。他發現這個鬼瘡阻擋攻擊後會立刻反擊；無法阻擋攻擊的恐懼召喚出他劍中的神力，倏忽即逝的能量波朝四面八方發散。神力來得太過突然，米庫洛夫失去控制，反被震到後退跌倒。

落地時頭顱狠狠撞上地板，雖然下意識想站起來，卻好一陣子無法動彈。他低垂著頭，感到一陣頭暈目眩。劍中神力怎麼會失控？難道他先前能掌握神力都是幻覺嗎？難道他無法應付這場試煉的難度和危險嗎？雖然看不到自己傷得多重，他瞥見自己的敵人，發現那一招擊中了雙方。

那鬼瘡變得恐怖駭人，米庫洛夫馬上就發現夢魘般的驚人事實：那鬼瘡變得更巨大、更致命了。

那鬼瘡矗立在他面前，炙熱冒火，看得到的地方都受到烈焰纏繞，熊熊燃燒。那撕裂傷的邊緣血肉模糊，彷彿被劍砍爛，可是傷口又呈鋸齒狀，就像被人徒手撕爛。鬼瘡劇烈沸騰，彷彿不順暢的呼吸在其中一呼一吸。情勢變得更加惡劣，他開始覺得呼吸困難，好像吸每口氣都會加重肺部感染。最糟的是，鬼瘡破碎的臟器流出灼熱酸液，四處蔓延。米庫洛夫踩到酸液滑倒，碰觸酸液的部分馬上感到灼痛。

米庫洛夫放棄專心致志，開始深入內心，汲取憤怒泉源，並且發現心中怒氣波濤洶湧。與葛切夫一起登山後，他領悟到就連憤怒都是眾神的恩賜。他並非頭沒腦地自暴自棄，而是要掌握並導出心中怒氣。

拳劍迸發純粹神力，正中目標，刮起一陣瘋狂的白熱火焰風暴，威力更勝以往。那股力量向外衝擊，一直到撞上石壁後反彈，讓米庫洛夫和鬼瘡同時向後飛出。夢想成為武僧的年輕侍僧在烈焰中短暫失去意識，隨即發現自己倒在地上，虛弱又震驚地睜大雙眼。

他變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十分慶幸自己還能保住一命。這樣的攻擊絕對能讓那個鬼瘡灰飛煙滅。他全身無力，就連轉頭了解結果都辦不到。但一看到鬼瘡還飄在頭頂，內心已經陷入絕望。這個邪物變得更巨大、更強大。這怎麼可能？難道眾神在玩弄他嗎？他再次望向那臟器酸液濺灑在地上，被腐蝕的石磚嘶嘶作響。就連那鬼瘡排出的酸液都變得更可怕了。不但未能撲滅惡火，反而更是火上加油。

米庫洛夫精疲力竭，已經無計可施，只能任憑鬼瘡將腐蝕酸液滴在他身上。那股灼痛實在痛徹心腑，讓他連閃躲的力氣都沒有了。他清楚地預見自己的命運：飽受病痛，生命垂危。

「你真是愚蠢，」他聽到一個人說著。「你只是一介傲慢軟弱的莽夫。」米庫洛夫知道說話的人是誰。葛切夫終於來看我的最終慘狀了。他的內心備受煎熬，只能分出一縷神識思索。為何他進入洞穴後就不能再前進？他以為那只是錯亂的回憶，因為太過恐懼，才會在最虛弱的時候出現幻聽，他決定置之不理，但葛切夫卻不肯罷休。

「你將會讓修會蒙羞，你不僅愧對留在修院的同輩，也愧對曾接受這項考驗的前輩。」這些話字字見血，因為他知道句句屬實。他過去心高氣傲，以為自己能完成無數前輩無法達成的目標，殊不知自己一樣平凡。「如果你只想著那微不足道的疼痛，就無法聽到眾神天音。」對，他說得沒錯。米庫洛夫在苦痛之際還是聽不到天音，也從未真正聽見眾神話語。他就連真言也選錯了。如果他更加用心探尋天意，就能選擇其他更適合的真言。他會選擇攻擊性真言，發動能徹底消滅這鬼瘡的秘法攻擊。「如果你盲從衝動，而非聽從眾神指示，你就永遠無法拯救我了。」他知道自己真是愚蠢至極，治癒真言現在怎可能讓他自救？那只會延長他的痛苦，讓他恢復精氣後再次發動攻擊，然後讓鬼瘡變得更加強大…

米庫洛夫回想起葛切夫的話，陷入猶豫。你就永遠無法拯救我了。他這番話是什麼意思？什麼叫拯救他？

「如果你盲從衝動，終將必死無疑。」

我的衝動。米庫洛夫往下一看，從破破爛爛的外袍口袋拿出羊皮卷軸，發現卷軸已經焦黑髒污，還沒機會派上用場，就已經被烈焰及神力摧毀殆盡。

他再次抬頭注目那個燃燒飄浮的可憎鬼瘡，這個可怖卑劣的邪物幾乎佔滿這個室內空間，不斷變大再變大。

此時此刻，米庫洛夫恍然大悟。

沒錯，他不應該盲從自身的衝動。

他燻黑的手指顫抖著解開卷軸，開始頌念真言。「Jaz vay pozdravju。」卷軸上的字跡模糊，舌頭也開始不聽使喚。「Prelusjem váz dobrey。」一隻手擺出師父教他的手勢，雖然這時他疲憊不堪，動作和專注力都不甚完美。「Vimenju te teysoč in enje bogev obnovium vasz。」米庫洛夫只有一件事做得完美無瑕：他的這些咒語及手勢都對準飄在半空的鬼瘡，而不是施展在自己身上。

他倒在地上，逐漸失去力氣。這說得通，鬼瘡的本意就是要呼求他人治癒。如果想要擺脫疼痛，怎能打擊傷口？這樣不對，只會讓傷口變得更大。若要擺脫疼痛，就只能治癒傷口。

他的行為違背常理，也太過冒險。回想起來，米庫洛夫發現鬼瘡從未主動攻擊，反而只是反擊自衛。米庫洛夫覺得自己很愚蠢，不該妄下定論，認為鬼瘡想要殺人奪命。除了擋在石室出口，鬼瘡從未主動發起攻擊。

傷口當然不會攻擊人，只有人會攻擊傷口。

米庫洛夫從嘴裡吐出最後一個咒文，卷軸便在他手中灰飛煙滅。抬頭一看，發現那鬼瘡的鋸齒狀傷口已被癒合，黏稠的膿液也減少了，這個巨大生物現在縮小許多，但還是呈現青紫色，最重要的是，牠還是堵住石室出口。看到眼前鐵錚錚的事實，米庫洛夫的心向下一沉。真言的效果有限。咒語已從記憶中消逝，現在怎麼也回想不起來。

治癒真言還不夠徹底療傷，但他手上已經沒有真言了。他在心中苦苦呼求眾神。*懇請眾神回應我的呼求！*

他在迫切渴求之際打開了心門，聽到有個聲音對他說話。*一心想著你的需求。*他朦朧中想起這是在訓練場時自己說的話。*專注在要件之上。*這的確是一個要件。如果他無法擊敗這個超自然怪物，就無法活著離開石室。不對，不是擊敗，而是要治癒牠。*運用渴望釋放心之力，充斥每一絲肉體及靈魂。*

米庫洛夫摒除所有雜念，全神貫注在治癒鬼瘡的要件上。就算看似沒有意義，就算看似微不足道，他還是盡一切所能嘗試。他將手伸向怪物，喃喃低語令人費解的話語，語意晦澀，彷彿在安撫及平復鬼瘡。他發現鬼瘡飄浮的高度降低，於是伸出雙臂擁抱這個怪物，發覺自己的能量流向牠身上。最後在那似乎永無止盡、苦痛難耐地專心默禱之中，他終於油盡燈枯，閉上雙眼，雙手垂地。

他失去知覺，虛弱得無法動彈。他陷入沉睡，一根蛛絲落在他的額頭上。

米庫洛夫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能恢復力氣、睜眼抬頭，可是他終究還是辦到了。石室中只有他一個人。飄在空中、充滿威脅的怪物杳然無蹤。等了許久，終於接受本能告訴他的答案。鬼瘡不見了，那傷口痊癒消失了。

他用手肘撐起身體，發現一個他先前沒看過的房間，大小跟他在修院的僧房差不多。顯然治癒鬼瘡，就能開啟密室。米庫洛夫在密室內找到食物——用來止渴的一壺水及用來補充體力的醃肉。米庫洛夫虛弱無比，完全沒心情大快朵頤。相反的，他只是緩緩地喝水吃肉，心如明鏡止水，時時刻刻都思索著他所學到的智慧。他觀察密室，心想究竟是誰在密室準備食物。顯然此人非同小可，可能就是師父所為，他們武藝高強、自強不息。米庫洛夫可用自己尚未成熟的能力感受到這一切。今天的試煉讓他敞開心門，現在他也能感受到眾神之力的流動，雖然感知還不是很強烈。他動作單調地嚼著硬肉，再和著水吞下。他打量密室四周，發現圍繞身旁的眾神之力比預期的更加豐沛。完全超乎想像。

他吞下食物，定睛觀察。

米庫洛夫本能知道要召喚鬼瘡這種神秘生物，需要能掌控和支配的人。鬼瘡出現，必定與修院派來的人有所關聯；鬼瘡消失之時（端看牠是否獲得治癒），勝者就能進入密室飽餐一頓。

然後，敗者的屍體將會被帶走。

米庫洛夫不只感受到神力，也能體會神意：那就是所見非實。師父們在這裡藏了個真相。米庫洛夫發覺真相後，心跳也隨之加快。可是他隨即讓自己的思緒及情緒鎮定下來，他想起浮天修院武僧導引神力的方法——穩定的心靈。

米庫洛夫從容平穩地深吸吐納，等到心境完全平復後，他伸手接觸神力，揮手使喚這股力量。破滅。

另一間密室開啟，其他初成者的屍體就躺在裡面。

他們大多屍身僵硬，嚴重腐爛，陰森恐怖，但屍身遭到棄置，也著實讓人哀傷。通過試煉的初成者甚少，這間密室裡的屍體有些已是滿是塵埃的白骨，有些則是脫水乾屍，腐壞程度不一。他們都是過去夢想成為武僧的侍僧。他定睛看著每個屍體，最後終於有具屍體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因為這具屍體看起來最新，身材也最高大。

葛切夫總是侍僧中最高的。

米庫洛夫看著這個愛折磨他的師兄，想起曾在心中聽到他的聲音。如果你盲從衝動，而非聽從眾神指示，你就永遠無法拯救我了。米庫洛夫那時對拯救這個字眼十分不解，可是他現在瞭解了。

米庫洛夫發現，其實是葛切夫用這個警告拯救了他。

密室中屍體堆積如山，他們的靈魂是否也受困其中？這就是葛切夫所謂的拯救嗎？如果真是如此，他們從此自由了。飽餐一頓後，米庫洛夫的身心已經恢復活力，他回到地面，找尋適合的地點。葛切夫並未在外頭等他，他並不意外，但還是略感孤單。

屍體為數眾多，如果要推起火葬柴堆，他絕對湊不到足夠的木材。而且他希望他們在長眠以前，能夠離開幽禁密室，回到地面，重見天日。

他親手搬運這些屍體，花了許多時間，反覆來回，完成時，已經夜幕低垂。他將葛切夫的屍體留到最後才搬，把他放在其他屍體上方。事情不急，他從容地休息一晚。最後晨光降臨，前輩的屍骸再度感受陽光的溫暖，然後米庫洛夫就用石塊掩埋屍體，打造出一座壯觀的紀念碑，悼念修院亡者。完成時，他不發一語，覺得自己渺小無力。隨後轉身離開，蹣跚踏上歸途，與諸位初成者前輩簡短道別，他們都是他亡逝的師兄及師姐。

米庫洛夫完成試煉一天半後，他以勝利之姿從容返回浮天修院。太陽早已過了最高點，開始西沉，但是陽光依舊照亮了他離開時越過的大門。他在那裡看見維德寧，那位佝僂乾癟的老師父不安地踱來踱去。米庫洛夫覺得他在這裡守了好幾個時辰。一看到米庫洛夫的怒容，這位老武僧馬上來了精神。

「自從試煉完成後，已經過了一天多。」維德寧說道，這番話讓米庫洛夫聽出許多弦外之音。如同他所猜測，一旦鬼瘡消失，就代表試驗結束，不只會開啟密室，也會通知修院師父。他們一直在等著米庫洛夫歸來。

「我的其他師兄弟都等累了，所以只有我留下來。」維德寧說道。米庫洛夫心想：他當然會留下，他覺得我對抗鬼瘡時醜態百出，怎麼會錯過批評我的大好機會？我能夠安然歸來，他一定恨得牙癢癢的。

米庫洛夫默默地緩步走向維德寧。「我還有很多事要做，師兄。」他說道。九天來未曾開口說話，現在聲音顯得有些沙啞，但是能跟維德寧平起平坐，還是讓他大呼過癮。米庫洛夫已經是浮天修院武僧的一員，維德寧這老頭不再是他的師父了，只是他的師兄。不過他知道他的學習才剛剛起步，師父往往會花

費數十年教導新武僧，所以他謹言慎行，不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莽撞傲慢。相反的，他行禮合宜地與維德寧交談。

他無法吞忍惡行，憤怒難平，他甚至不讓那位老僧有機會回應。

「我在密室之中，找到食物及飲水以外的東西。」米庫洛夫接著說道，他看見維德寧雙眼稍微瞪大。

「足夠讓你多耗上一天一夜？」那位老僧說道，理直氣壯的滿腔怒火，轉眼變成惱羞成怒。

米庫洛夫緊盯著對方雙眼，毫不退縮。最後他點頭說道，「的確很花時間，山中林木有限，可是我得埋葬許多師兄師姐。」

米庫洛夫對這件事記憶猶新，看著維德寧的臉，心想他一定也對此事印象深刻。

維德寧及其他師父可能不相信米庫洛夫有辦法通過試煉，可是他們更沒想到他會發現另一間密室。

米庫洛夫不急不徐地走過維德寧身邊，讓那位老僧從沉思中驚醒。「你遲歸了，你還有許多功課要做。」那老僧在他身後咆哮。「馬上去講道場。」

米庫洛夫疲倦地搖搖頭，一身疲勞突然一次浮現。「別急，維德寧。」他說道。「我要先吃飯，然後再洗個澡。」

老僧眯著眼睛，怒不可遏。看得出來他很努力維持平常那副威權嘴臉。「你必須稱呼我…」他結巴道。「維德寧師兄。」

米庫洛夫擠出一絲微笑。他再也不是我的師父，他的自尊想必嚴重受創。米庫洛夫默想著。我成為他的師弟，他一定憤恨難平。可是他心中閃過一個新念頭，他笑容消失了。我是史上最年輕的武僧。他登時覺得無限感激。

「我會繼續鑽研武道，師兄。」他真心誠意地謙卑道。「可是我渾身都是屍臭，不希望以此髒污身軀褻瀆眾神。我應該先進食，再沐浴，然後我就會繼續求道。」他不會上鉤中計，也無須屈尊俯就。當那老僧氣急敗壞地嘮叨著，米庫洛夫信步離去，回頭說道：「晚安，師兄。」

在他返回浮天修院的路上，米庫洛夫不停反覆思索，自己雖然一生孤寂，但在山中通過試煉後，至少已經獲得夢寐以求的親人。可是事情發展出乎預料之外。雖然現在開始，他會稱呼其他武僧「師兄」或

「師姐」，可是他們不是他的親人。他最親密的親人在他身後長眠著，不在那世外修院，而在那荒山孤塚。